# 籍無今古一後現代之後的書籍

#### **Books After the Postmodern Era**

#### 林明昌 Ming-chang Lin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ap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E-mail: lin747@gmail.com

## 【摘要 Abstract】

在人工智慧興起、超速傳播時代來臨之後,古籍在數位環境裏,將轉變成新形態,且面臨新挑戰。本文從未來科技的書籍和閱讀、未來世界的學習與思考、未來世代的創作與傳播三大面向,分別探討未來科技所發展出的書籍形式、功能與定位,以及資訊的吸收方式改變,將重新建構人類的學習方式與思考架構。最後,在未來世代創作將無所不在,而且在自由與自主的基礎下,作品的傳播也將無所不至。而此時所謂古籍,也可超越文字的限制,簡繁字之間的錯亂必將解決,不同語言間的隔閡也要跨越,文字、聲音和圖像之間可以相互轉換,注釋、詞典和翻譯能迅速協助。於是傳統古籍與經典的箋注、解讀、詮釋方式都必須重新定義,邁向閱讀的新里程。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peedy communication, ancient books will be appearing in a new form and face new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form, function and role of the books in the future, and also the change of information access b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the books and reading in the fu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learning and thinking of the future world,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he learning and thinking model of human beings will therefore be reconstructed. Creation of works i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be ubiquitous and works could be found anywhe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autonomy. In the meantime, the access of ancient books will

not be limited to its original context, the problem between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will be easily resolved, and the annotations, dictionaries and translations could provide timely assistance. It becomes a reality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words, sounds and images even though they are in various languages. Moving towards a new milestone of reading, the meaning of not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ancient books and classics must be redefined.

#### 【關鍵詞 Keywords】

古籍、數位、資料庫、論語

Ancient books; Rare books; Digital; Database; Analects

## 一、未來世代的古籍

古籍是古代的「新書」,經時代淘洗後流傳至今依然保存的文物以及文物的內容。古籍的內容對現代人而言,至少具三方面意義。

一是藉以了解古人思想與社會。古籍代表長時間以來所有參與的創作、解讀、考證、詮釋、發揮者的智慧激盪成果累積。例如,《論語》不只是當年參與匯集成書的學者的智慧,更重要的是成書後二千多年來箋注考辨集釋者的不同理解和想法,不同版本的《論語》便各自呈現編註者的主張。透過古籍,我們可以試著理解古人看待事物的想法,或許高明睿智,或許褊狹癡迷,或許相互扞格,或許優劣有別,卻都是古人思慮紀錄的集合,對了解古人的社會情況、心理狀態、哲學思想、創作模式等等,均極有助益。

二是用以啟發現代人的智慧。古籍記載了古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態度和 方法,許多內容不免過時,未必符合現代人的需求,但現代人仍可以借鏡古人的 思考方式以及對應的態度,從古人的思慮云為中,啟發現代人面對當今世界的各 種可能。

三是可以從自古至今的改變歷程,提醒現代人面對未來世界可能力的處變心理。未來世界的轉變,遠遠更快、更大幅度於過去到現代的轉變。孫中山(1905)於〈民報〉發刊詞曰:「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十九世紀初即有此感觸,如果孫

中山見到當今數位世代的更新速度,或許將詫異地感嘆「十年」銳於千載。世界轉變過程中有其變亦有不變,未來之視現代,亦未必如今之視古。所謂古者,猶有更古,此亦是古籍能不斷給予現代人的省思。尤其在人工智慧興起、超速傳播時代來臨之後,古籍在數位環境裏,內容與形式都將有所轉變,以因應未來世代的挑戰。

從書籍和閱讀形態考量,未來的書籍很可能面臨如下變化:

### (一)未來科技的書籍和閱讀

未來科技所發展出的書籍形式,極可能使紙本書籍和數位化資訊並存。紙本和數位的閱讀方式各不相同,功能與定位也各異其趣,未來數位閱讀科技或許直接連結視網膜或視神經,或其他以更適宜便利的先進科技、更方便的傳導方式取代以往的閱讀形式。數位閱讀未必再依賴「模仿書本」的閱讀器,而是可以快速傳遞和搜索、組合的方法,閱讀不等於「看書」。紙本書籍的存在,將發展出新的意義,比方作為藝術收藏品或懷舊的禮品,也可能是專為保留書籍形式的「古物復刻」。換言之,製作紙本書籍的目的不是為傳遞資訊,而是對書本形式的懷念。

## (二)未來世界的學習與思考

資訊的吸收方式將徹底改變,也將重新建構人類的學習方式與思考架構。「教師」的身分及作用、「自學」的技能和模式都將煥然一新。教師未必是真實人物,可能是虛擬的人物,而且可以隨時改變。探索思考的模式也由紙本書籍所形成的「單軸封閉」線性思考,改為數位世界的「放射開放」發散形態。

## (三)未來世代的創作與傳播

創作將無所不在,人人皆可參與,更沒有國界地域之限。而且在自由與自主的 基礎下,作品的傳播,也無所不至,無遠弗屆。

## 二、中國經典古籍的特殊性

除了面對未來科技造成的改變之外,中國古籍另有其特殊情況。二千多年來由 於中文的多義性,使中國古籍的詮釋未必以「清楚明白」為目標,在董仲舒(西 漢)「《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的觀 念影響下,經典的詮釋方式可以因時因事因人而改變。此種經典詮譯方式,不是單單加以說明或改換簡易說法而已,其間差異可以英譯及集釋的比較來說明。

以《論語》第一章中的「學而時習之」而言,英語本的譯法各有不同。例如英國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翻譯: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 (Legge, n.d.)

辜鴻銘(1857-1928)的翻譯差異極大:

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中華書局,無年代)

英國另一漢學家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在 1910 年出版的《論語》英譯本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將此句翻譯成: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constantly to exercise oneself therein?" (Soothill, 1910)

香港漢學家劉殿爵(1921-2010)的翻譯又有不同: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a pleasure, having learned something, to try it out at due intervals?'

Ames 和 Rosemont 在 Confucius, The Analects 中,翻譯成:

The Master said, "Having studied, to then repeatedly apply what you have learned – is this not a source of pleasure?"

英譯《論語》版本甚多,以上僅取數本為例,各種英譯版本的不同,但均只能有一種譯法。對於「學」字,譯法分別如下:to learn(理雅各)、having learned something(劉殿爵)、to acquire knowledge(辜鴻銘、蘇慧廉)、Having studied (Ames & Rosemont);各家對「時習」的翻譯則如下: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理雅各)、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辜鴻銘)、constantly to exercise oneself therein(蘇慧廉)、to try it out at due intervals(劉殿爵)、to then repeatedly apply what you have (Ames & Rosemont),很容易即可觀察到各種翻譯的差異。然而造成這些差異,不只是因為

翻譯者的不同用詞,更重要的是中文的意義原本就不明確。我們可以從比對程樹德<sup>1</sup> 《論語集釋》所蒐集關於「學而時習之」的各種解釋,了解古人對「學」及「時」解 釋的差異之大。

對於「學」的詮釋,從不同思考出發,詮釋的方式也不一樣。程樹德列出以下 八種解讀方法:

- (一)學是「覺」或「學悟」,著眼於心智的活動。比如劉寶楠《論語正義》依據 《說文解字》及《白虎通》,將「學」字解釋為「覺悟」。《說文》云:「斅,覺 悟也。從教,從口。口尚朦也。臼聲。學,篆文『斅』省。」《白虎通·辟雍》 篇:「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以覺悟解釋「學」字,著重思慮知覺, 此為學的基本定義。
- (二)另一種解讀,將學解為「效」,強調仿傚的過程。如《四書集注》:「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 (三)亦有從學的內容定義,如朱熹分別學之三義:辭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朱熹對「學」採廣義定義,凡是從「不會」到「會」的都是學。他說:「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但是此處強調「儒者之學」。儒者之學,是先將學的內容分為辭章、訓詁及儒者之學三類,再突出其中的儒者之學。朱熹曰:「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儒者之學也是儒家學派的核心主張,從儒者之學發展出的理論,基礎的學習就是「學為人」,最高目標是「學為聖人」。朱熹曰:「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 (四)從學字的詞性來看,可以分為「虛字」和「實字」。虛字是指學習當成動詞。 如果不從學習的內容來看,學只是「效法」,究竟效法的對象是善是惡,卻未

<sup>&</sup>lt;sup>1</sup> 程樹德 (1877年-1944年),字郁庭,福建閩侯 (今福州市)人。

說明,因此光從虛字上談學的「效法」意義並不足夠,必須進入討論學習的內容與對象。如毛奇齡《四書改錯》曰:「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於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於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並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傚』,亦是虛字。」接下來以「善可效,惡亦可效」論證只談效法,不談效法的內容或對象的危機。並且引《左傳》「尤人而效之」為例說:「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述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最後歸結到「道術」、「大學之道」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正面主張。

- (五)又有學者認為「學」是指「讀書」,因為聖人往矣,聖人之道則記載在方策。如黃式三《論語後案》:「學謂讀書,王氏及程子說同。」又討論朱熹以效訓學的見解,認為以效訓學並非全然不對,如「朱子注學訓效者,統解學字於第一學字之中,如孰為好學、弟子不能學、願學、學道,必訓為效而始通。」但是〈學而篇〉的學,卻是「讀書」,故曰:「其引程子說學為讀書,時習為既讀而時思釋,則此章之正解。」至於〈學而篇〉中的「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必謂之學」,及下篇學、思對言,學、問對言,好學、忠信對言,博學、約禮對言,文學德行對言,學《易》、學《詩》,學《禮》「皆謂讀書」,加上斥責說出「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佞,均可見此處之學,即是讀書。其結論曰:「蓋學者所以學聖人之道,而聖人往矣,道在方策也。」
- (六)劉逢錄對學的定義,則更為特殊,他在《論語述何》曰:「學謂刪定《六經》也。」理由是:「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所謂『有弗學』也。」
- (七)程樹德認為今人以求知識為學,古人則以修身為學。從古今對「學」的不同,強調孔子以修身為學的理論。如果只論學字的詞性,程樹德同意毛奇齡的說法,認為「『學』字係名辭,《集注》解作動辭,毛氏譏之是也」。但是另一方面,朱熹「以後覺者必效先覺所為為學,則精確不磨。」進一步的分辨,在於古人與今人對學的態度和內容不同,「今人以求知識為學,古人則以修身為

學」。程樹德舉的例子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一事,他以三事為證:

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稱顏淵,且以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其證一也。孔子又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其答子張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為學,其證二也。大學之道,「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證三也。

這是以「修身」解釋〈學而篇〉的學字。

(八)另有,隨時、隨地都是學之說,《焦氏筆乘》有一故事曰: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修,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于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修中選,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卽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卽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

其論學,「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稀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且以「欲學聖人,自無作輟」立論,認為隨時、隨地都是學,才能學聖人。

學字的意義,在這些解釋之下,顯得甚為複雜。然而這樣的複雜是二千多年來的累積,使「學」的內含豐富多元且意義深遠。

同樣的對於「時」字的詮釋,亦有各家不同:

- (一)最簡單的說法,時習就是「以時誦習」,時的意義不明,但習成為「誦習」 而已。如王肅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 懌。」可惜對於什麼是「以時」並未加說明。
- (二)《四書集注》將時解釋為「時時」,也就是經常、時常。朱子曰:「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時習就成了「時時習之」。
- (三)皇侃《義疏》則進步一步分析「時」的不同意含。他將時分為三種,一是就人身中為時,二是就年中為時,三是就日中為時也。所謂「身中為時」,是指考

慮學習者的年紀,不同年紀學習不同內容。故曰:「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為時也。」其次是「年中為時」,指學習的內容應考慮一年當中不同季節或氣候,曰:「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是「日中為時」,指一天當中不同時段也要考慮,曰:「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也。」

(四) 焦循對時的解釋又大不相同。他將時解讀為「當其可之謂時」,也就是指適當的時機。《論語補疏》:「當其可之謂時。」例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

由此可知,古代經典的豐富內涵往往建立在文字的多義性。由於語義不明,後代學者可以依據自己的理論或想像加以發揮,累積既豐,意義就多元而複雜,這些多元複雜的解讀,成為經典最為可貴的內涵。如果單單將經典的文字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不論是白話文或外文,則只能選擇其中一種說法,或許可以表現出某一種哲學論述,然而不論選擇過程多麼嚴謹或睿智,都失深厚文化積累的價值。

## 三、經典詮釋的各層次

《論語集釋》匯集各種不同詮釋,而且每種解讀的層次各異。換言之,這些詮釋的差異不只是對同一問題的解答不同,而是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提出問題,問題不同,自然答案也就不同。

程樹德對這樣的差異頗有自覺,首先,他分析《論語》的研究方法,漢儒和宋儒不同。漢儒所重的,是名物的訓詁以及文字的異同;宋儒則是以「大義微言」為主。「惜程朱一派好排斥異己,且專宣傳孔氏所不言之理學,故所得殊希。陸王派

雖無此病,然援儒入墨,其末流入於狂禪,亦非正軌」。也就是說,漢代以來的《論語》研究方法,可以分為重視名物訓詁、文字異同、大義微言、援儒入墨、狂禪等等不同路數。

因此程樹德編《論語集釋》時,將各種注釋與解讀分為十大門類。分別為:

- 甲、考異。
- 乙、音讀。字音讀法及句讀有所不同的,均入此門。
- 丙、考證。人名、地名、器物、度數之應考證者。此外大戴禮、說苑、新序、春秋 繁露、韓詩外傳、中論、論衡諸書有涉及論語之解釋者,以其為漢儒舊說,亦 附此門。
- 丁、集解。邢《疏》有可採者亦附入此門。
- 戊、唐以前古注。此門包含最廣,上自漢末,下及於唐,中間南北朝諸家著述為《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所引者備例無遺。其材料以皇侃《義疏》、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為主,計所採者凡三十八家:劉歆《論語注》、包咸《論語章句》、鄭玄《論語注》、王朗《論語說》、王弼《論語釋疑》、衛瓘《論語集注》、繆播《論語旨序》、繆協《論語說》、郭象《論語體略》、樂肇《論語釋疑》、虞喜《論語贊注》、庾翼《論語釋》、李充《論語集注》、范甯《論語注》、孫綽《論語集注》、梁覬《論語注》、袁喬《論語注》、江熙《論語集解》、殷仲堪《論語解》、張憑《論語注》、蔡謨《論語注》、顏延之《論語說》、釋惠琳《論語說》、沈驎士《論語訓注》、顧歡《論語注》、梁武帝《論語注》、太史叔明《論語注》、褚仲都《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義疏》、沈峭《論語注》、太史叔明《論語注》、褚仲都《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義疏》、沈峭《論語注》、《論語注》、縣坦《論語說》、季彪《論語注》、隨特進《論語注》、賴子巗《論語注》、季巡《論語注》、張封溪《論語注》、《論語隱義注》、韓李《論語筆解》。
- 己、集注。集注文字稍繁,故採擇以內注為限,外注有特別精彩者始行列入。但其中貶抑聖門、標榜門戶者,因有後人之辯論,不能不列入原文,可分別觀之。
- 庚、別解。集解、集注以外,如有新穎之說,別為「別解」一門。其不止一說者, 則分為一二三四以區別之。
- 辛、餘論。清初漢學家立論,時與宋儒相出入,擇其言論純正、無門戶偏見者,為 「餘論」一門。其有宋以後諸家注釋可補《集注》所未備而不屬於考證者,亦附 入之。
- 壬、發明。宋學中陸王一派多以禪學詁經,其中不乏確有心得之語。即程朱派中亦

間有精確不磨之論。蓋通經原以致用,孔氏之言,可以為修己處世之準繩、齊 家治國之方法者,當復不少。惜無貫串說明之書,僅一《四書反身錄》,尚多未 備。因欲後人研究《論語》者發明其中原理原則,故特立此門。

癸、按語。凡《集解》、《集注》別解諸說不同者,必須有所棄取,別為按語以附於 後。此外,自考異以下間有所見者亦同。

這十大類資料,不僅完整蒐集與《論語》相關的各種詮釋內容,更重要的是程 樹德將各種層次的討論分門別類,經由對這十類問題的比對討論,每段經文隱含的 問題以及可能意義,均可深入而全面地展現。

## 四、古典文獻的句法歧義

古典中文文獻除了文字的多義性之外,常因為句法的彈性以及缺乏標點符號, 造成的句法歧義,使得解讀古典文獻更不易精準,解讀者的自由空間也因而更寬 廣。例如《論語》的〈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由於語義不 清楚,給予解讀者更多思考的自由,也產生各種聯想。程樹德在《論語集釋》中, 列出許多方向各異的解讀。分別說明如下:

## (一)主張人民愚昧,無法使知之,只能使由之。

如清代臧琳《經義雜記》:《書·堯典正義》<sup>2</sup>引《六藝論》<sup>3</sup>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此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

又引《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者,瞑也。」及《書·多士序》:「遷頑民」,鄭注:「民,無知之稱。」以及《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民,泯無知者。」證明「不可使知之義」。

臧琳的基本論點,認為人民無知愚昧,許多事的本末不需要向人民說明。

何晏的《集解》說:「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其用意在以「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來證明不可使知之的合理性。

《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

<sup>2</sup> 即唐孔穎達《尚書正義》中的〈堯典〉。

<sup>3</sup> 漢鄭玄撰,已散佚。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更進一步推論王者設教只是使人從之。如果都知道本末,愚昧的人可能「輕而不行」。

又皇侃《義疏》引張憑云:「為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為政以刑,則防民之為奸,民知有防而為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為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再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推論成「為政當以德」、「不可用刑」,是為「防民之為奸」之義。

朱熹的《四書集注》也是順此路數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 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 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主張 人民只要知其然,不要知其所以然。且引程子之說,明聖人之心也是想家喻戶曉, 但是做不到,只好使之由之。

### (二)主張不可使知之的是特定知識內涵,如詩禮樂。

如凌鳴喈《論語解義》說:「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 使知之。」凌鳴喈的新解,則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的,只是特指「詩禮樂」而言,不 是泛指所有政教生活事務。

## (三)不可使知之的指特定對象,如弟子。

劉寶楠(1791-1855)的《論語正義》云:「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劉又引〈孔子世家〉之言,申論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

然劉氏的說法,程樹德並不同意。程曰:「此說以民指弟子,終覺未安。愚謂《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眾謂庸凡之,即此所謂民也,可謂此章確詰。紛紛異說,俱可不必。」

程氏主張依據舊說,一般人民是「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因此不可使知之。

## (四)改換斷句,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清末民主思想啟蒙之後,學者不得不面對如何從儒家談民主的問題。對論《論語》中明顯與民主思想違背的章句,也只好以其他方式解讀,試圖找出銜接之道。如清代宦懋庸(1842-1892)《論語稽》曰:「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與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均可備一說。」

宧懋庸之意,對於已經「可」的民,就給予自由,如果還「不可」的民,要使知之。似將原句的意義改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符合民主思潮。

### (五)以內容分別可知與不可知

例如李塨(1659-1733)《論語傳注》中,引顏元之言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 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 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 不可使知也。後儒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 而學術治道俱壞矣。」則綱常之目標為可知,其原理為不可知。<sup>4</sup>

以上例證,說明古人對於古籍的態度和注解方式可能受時代思潮影響,但也因為如此,後世學者不得不竭盡所能,曲折迂迴為經典尋找符合自己理想的詮釋方法。而且學者努力過程更加豐富經典的深廣內涵,種種相異甚至相左的解釋,才是最可貴的記錄。

## 五、籍無今古

藉由以上例證的討論,說明中國古籍的重要內涵並非定於一尊的見解,而是各種思考可能性的嘗試。古籍記錄了這些嘗試的結果,在各個關鍵詞彙的解讀過程中,不只傳遞知識,也不只是哲學的推論,更是文學式的暗喻,向過去及未來所有可能性開放,因而形成中國傳統典籍的表達特色。無數學者累積的奇思妙想,累積成珍貴的資產。古籍翻譯成外文或白話文,或加上現代人的詮釋,更賦予新的意義和生命,但是通常在翻譯或詮釋時,只能擇一而用,不能完整表現歷來各種意見,

<sup>4</sup> 其他各種以不同斷句解析此句的方法,見王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檢自 http://big.hi138.com/zhexue/guoxue/200601/13086.asp;另參見王傳龍〈孔子「民可使由之」句的 二十二種訓釋〉。檢自 https://www.rujiazg.com/a Ames & Rosemont rticle/14563。

### 十分可惜。

對於未來時代古籍的保存方式,或將逐步朝向自由開放使用的「全文獻數位資料庫」方向發展,將歷來各種不同注解及詮釋放在同一資料庫中,讀者可以依閱讀目的及需求,選擇顯示內容。可以對白文、外文翻譯、語體文翻譯、考異、音讀、注釋、發揮、詞典、語音、圖表等等項目自由組合,而且方便隨時改變組合方式。紙本印刷大量減少,但紙本有其獨特質感,可做為藝術或特定目的保存。此外簡單清楚的復刻、注解或改寫,也能發揮推廣普及的功用。以形式而論古籍保存可以分成以下四種形態:

- (一)是原封不動的複製,以接近原貌為佳。
- (二)是修復注解,以易讀易懂為目標。
- (三)是改寫創作或應用發展。
- (四)是匯集完整資料成為「全文獻數位資料庫」,方便閱讀及檢索。

這四種形式各依特性發展,保持開放、自由、多元、便利的特性,才能超越時代限制,讓古籍始終生氣蓬勃。

古籍不是為了民族主義或古典主義而保存,也不只是「為保存而保存」,更不應該讓各單位各自編書,印製一套又一套大部頭書籍,亳無章法,體系紊亂,互不相連,檢索不易,保存需極大空間,徒然耗費資源,且無推廣及應用之便。古籍是為了使下一代更深刻、寬廣、自由、多元的文明而存在。因為深刻,就不能滿足於淺薄的口號或勸世格言;因為要寬廣,就要丟棄一家一派或族群國界的藩籬;因為自由就要容納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何休,東漢);因為多元就應該接受相反相對、不同角度的意見。

而此時書籍乃無今古之別,不僅閱讀方式改變,也超越文字的限制,簡繁字之間的錯亂必將解決,不同語言間的隔閡也要跨越,文字、聲音和圖像之間可以相互轉換、注釋,詞典和翻譯能迅速協助。於是傳統古籍與經典的箋注、解讀、詮釋方式都必須重新定義,閱讀將是新的生活方式。

#### 附記

本文改寫自「籍無今古—後現代之後的書籍」,刊登於第六屆玄覽論壇論文集《金針度 人:活化古學·提煉新知》(108年9月),頁 121-134。

【本文收稿日期:108年11月25日】

### 參考文獻

#### 傳統文獻

- 西漢·董仲舒。精華。在春秋繁露。檢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dictionary.pl?if=gb&id=22897
- 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檢自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6%98%A5% E7%A7%8B%E5%85%AC%E7%BE%8A%E5%82%B3%E8%A8%BB%E7%96%8F/%E5 %BA%8F

#### 近代文獻

- 中華書局(無年代)。辜鴻銘英譯經典:論語(中英雙語評述本)。檢自 http://www.zhbc.com.cn/zhsj/pad/book/bookforeword.html?bookid=402885965a45f5b1015ab1aaa68f0663
- 王傳龍(2017)。孔子「民可使由之」句的二十二種訓釋。檢自 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14563
- 王蔚 (201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檢自 http://big.hi138.com/zhexue/guoxue/200601/13086.asp
- 孫中山(1905)。民報發刊詞。檢自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6%B0%9 1%E5%A0%B1%E7%99%BC%E5%88%8A%E8%A9%9E
- 程樹德(無年代)。論語集釋:學而篇。檢自 http://www.minlun.org.tw/2pt/2pt-2-7-LUGS/01.htm
- Ames, R. T. & Rosemont, H. (n.d.) . Confucius, The Analects. Retrieved from http://la.utexas. edu/users/hcleaver/330T/350kPEEConfuciusAnalects2.htm
- Lau, D. C. (n.d.). The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Retrieved from http://la.utexas.edu/users/hcleaver/330T/350kPEEConfuciusAnalects.html
- Legge, J. (n.d.). The Analects. Retrieved from https://ctext.org/analects/xue-er/ens
- Soothill, W. 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Page:The\_analects\_of\_Confucius\_(1910)\_by\_W.\_E.\_Soothill.djvu/135

108-2-06-林明昌.indd 96 2019/12/17 下午 03:20:44